

WISH
LOVE
BEAUTIFUL
AS
EVER

唐欣恬
作品



但愿爱情 明媚如初

从富饶到一无所有，从泥潭到柳暗花明，
我们拥有彼此，便有繁花盛开的彼岸。



但愿 爱如初

唐欣恬
作品

WISH
LOVE
BEAUTIFUL
AS
EVER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但愿爱情明媚如初/唐欣恬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399-6163-7

I. ①但…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0322号

书 名 但愿爱情明媚如初

作 者 唐欣恬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邹 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94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163-7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但愿
爱情

明媚
如初



目 录

Contents

WISH
LOVE
BEAUTIFUL
AS
EVER

001 第一章

周森，如果我请你救我，你会救我吗

017 第二章

毕心沁，你一点不傻，又一点不装傻，真教人记忆深刻

037 第三章

周森，若瑕不掩瑜，你可以吻我吗

055 第四章

毕心沁，我只做我想做的，我想做的，便没有做不到的

075 第五章

周森，忘记，忘记你才是我的光明大道

091 第六章

毕心沁，我是大人，你是小儿科

109 第七章

周森，看看，我是多么孔武有力啊

131 第八章

毕心沁，你会想我吗？想我的时候，总要有个地方可去

149 第九章

周森，你从未离开，也不会离开

167 第十章

毕心沁，我们……慢慢来，也可以痛痛快快来

但愿
爱情

明媚
如初



目 录

Contents

WISH
LOVE
BEAUTIFUL
AS
EVER

- 193 第十一章
周森，我渴望了多久，你便同样渴望了多久
- 213 第十二章
毕心沁，你的男人无所不能
- 227 第十三章
周森，我是纸老虎，你是周森
- 245 第十四章
毕心沁，我也多的是小儿女的情怀
- 265 第十五章
周森，做你的日常恋人毫不困难
- 283 第十六章
毕心沁，恭喜你，周太太
- 301 第十七章
周森，我们都不大擅长抒情
- 319 第十八章
毕心沁，我爱江山，更爱美人
- 335 第十九章
爱情，总会明媚如初



第一章

周森，如果我请你
救我，你会救我吗

这是我第一次坐上周森的藏蓝色宾利欧陆，虽然之前已无数次耳闻目睹，今天却是第一次真正坐上。耳闻是从单喜喜口中，她说：“宾利哎，相当于皮包界的爱马仕，珠宝界的蒂芙尼，手表界的百达翡丽！”我不以为然：“说到底不过是飞机上的头等舱，火车上的一等座。”

我认为还是我的类比更恰当，不过是空间富足而已，可以让我们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我暗暗对比我的粉色丰田雅力士。买它的时候，孔昊一直反对，甚至连车行都没陪我逛上一逛。偏巧不巧，那时雅力士的售价空前绝后地一降再降，这才让我下定了决心。等我提了车，孔昊一坐上副驾驶的位子，别说距离了，连车内的空气都顿时稀薄了。

孔昊是我毕心沁的男朋友，身高一百八十，体重一百八十，没有车，也不稀罕车，是北京地铁的铁杆粉丝。他说：“在北京，任何注重效率的人，都会选择地铁。”

至于这会儿，我身边这位从头到脚都和地铁格格不入的周森，则是最要好女朋友单喜喜的男朋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的男朋友之一。

我单刀直入：“单喜喜说你在广州，你是根本没去，还是回来了？”

周森毫不犹豫：“回来了。”

“怎么不告诉喜喜？”

“那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喜喜的男朋友叫什么？”

我一时矮了一截。完了，单喜喜和王墨暴露了。

周森豁然地一笑：“哦，我的意思是，喜喜的另一个男朋友叫什么？相信我，我只是单纯地问他的名字，免得我们以后提到他，还得说‘喜喜的另一个男朋友’，这代号太长了。”

我替单喜喜反咬一口：“你调查喜喜？”

WISH
LOVE
BEAUTIFUL
AS
EVER

周森：“如果是，我又怎么会调查不出他姓甚名谁？那天从广州回来，直接去了喜喜家，在她家楼下，我眼见为实。”

我绞尽脑汁，诡辩道：“眼见可未必为实。你第一次见到单喜喜时，眼里还不是只有她那头剪不断理还乱的长发，你也并不知道事实上她是一炙手可热的脚模，她的头发和她的玉足相比不值一提。还有，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也不过当你是无商不奸的生意人，我也并不知道事实上你在生意之外，还会有其他过人之处，比如……比如钓鱼。”

单喜喜，拍摄过上百支鞋子的广告，她十趾匀称，趾甲圆润，包括脚踝在内全无皱纹或暗沉。做脚模之外，她还时不时碰碰运气当把不入流的发模。

她和周森是在三个月前的一届纺织品展销会上认识的。周森的公司展销的是毛巾，两个展位之外，单喜喜雇主的商品同样是毛巾。单喜喜反复将她那一头及腰的卷发泡进水里，然后展示“快速干发帽”的神奇功效。周森注意到单喜喜时，单喜喜正裹着头发冻得牙齿咯咯作响，好一副天然去雕饰。周森怜香惜玉了。

周森不急不躁：“你的意思是，事实上他是单喜喜的表哥或堂叔？”

我装腔作势地打了个响指：“孺子可教！”

周森笑了笑，摆明了当我在演独角戏，让我好生挫败。

车子安稳地停下。车窗外建筑的招牌上，赫然写着“泰院”二字。

周森三句话不离单喜喜：“我记得喜喜说，你喜欢泰餐。”

我机械地翻着菜单，渐渐如坐针毡。我毕心沁向来不是胆小鼠辈，这会儿我已有了全盘计划。如果他周森出言不逊，一味指责单喜喜，我会教导他一脚踏两船的根本原因是船的乏味，而如果他出离愤怒迁怒于我，砸碎餐具，用碎片割向我的喉咙，我的下肢也早就在桌子下就位了，可以随时用剪刀腿将他制伏。可我怕就怕他此时这般，若无其事，真真让人忐忑。

我只好没话找话：“那条金鱼，啊，不，我的意思是，那条金色的鲤鱼……”

周森抢答：“和之前那条一样，来自雁栖湖。”

周森顿了顿：“它们……”

我也抢答：“很好，住豪宅，吃大餐，相处也很融洽。”

话说到这儿，我意外看见了孔昊，随即也看见了李真。

他们肩并肩步入这间泰国菜馆，不是艳光四射，却也是风度翩翩。孔昊两眼坦荡，并不像偷情之人。是的，不可否认，从第一眼见到他起我就武断地认定了他在背着我偷情。菜馆的走廊呈狭窄的一条，我看着孔昊让李真先行，一只手虚虚实实地呵护上了她的脊背。

我的脊背顿时就僵硬了。我对周森打好的腹稿，倒不如先说给自己听听。我这艘船已年久失修，乏善可陈了？

我盯紧孔昊，问周森：“你说会不会……今天有缅甸领导人和越南领导人进行会晤？在中国？在一间泰餐馆？”

周森随着我的目光锁定了孔昊和李真，只一秒，他就回过头来，交代侍应生：“酸辣生虾、辣炒牛肉、柠檬鱼、冬阴功汤、芒果冰山。”周森从我手上拿下菜单，交还给侍应生，“就这些。”

我下意识脱口而出：“不要柠檬鱼，换咖喱鱼饼。”

我继而周对周森解释：“星期三咖喱鱼饼半价，没道理不要。”

周森忍俊不禁，然后开口，像问句，更像陈述句：“你的男朋友，孔昊，是缅甸语翻译。”

我的思绪不得不回来了：“又是单喜喜说的。”

我掩不住愤愤：“喏，那个，他身边的那个，叫李真，是他的同事，越南语翻译。这是连单喜喜都不知道的，恭喜你，这回你抢先了。”

我失态地从皮包中翻出手机，调出孔昊的短信，滔滔不绝：“你看，他说他晚上有场活动，不陪我吃饭了。我和他好了六年了，我可以用项上人头保证，他说的活动，是指外事活动。”

“毕心沁，就算不是外事活动，也有可能是公事。”

“周森，你教我自欺欺人？”

“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北京好吃的泰餐不下十家。”

我还是找茬：“你的意思是，让我当缩头乌龟？”

周森投降了：“好吧，那我们就顺其自然吧。”

我不依不饶：“顺其自然？那天，你亲眼看见单喜喜和……和她表哥还是堂叔相谈甚欢时，你是怎么顺其自然的？所以才会可怜兮兮地去雁栖湖钓鱼吗？所以才会有第二条金色的鲤鱼上钩？那请问我又能怎么顺其自然，我没有鱼竿，我也不会钓鱼，是不是只能退避三舍打道回府，灰溜溜地回去喂鱼？”说完，我干掉手边满满一杯冰水，像是刺啦一声泼在我的心火上，只残留几缕余烟。我元气大伤。

金色的壁纸和暗红色的桌布在我的视网膜上好似马不停蹄地融化，川流不息的食客和侍应生们个个戴着或真或假的微笑面具，浓妆艳抹的泰国舞娘从头到脚缀满了金银饰物，而我却在恍惚中揣摩她们的性别。偌大的餐厅里，只有我和周森二人弥漫着黑白色调，像是瑰丽盛世中的两段悲情。

无论我们甘不甘于承认，事实就是事实：单喜喜伤害了周森，而孔昊即将伤害我。

孔昊和李真落座，隔着桌子，她微笑着握了握他的手。我下意识地抓紧了

手边的餐具。亏我一直当孔昊单纯无邪，亏我不止一次向单喜喜夸下海口，哪怕有一天我和孔昊不得善终，也绝不会是因为他喜新厌旧，绝不会的。

餐厅的桌椅挤挤插插，过道曲折如羊肠，可孔昊的目光还是越过了诸多食客，命中注定地向我射来。

我敏捷地，如同躲子弹般俯倒在桌子上，对周森道：“救我。”

来不及了，孔昊还是看见了我。

我看见孔昊的表情从原本的志得意满到呆滞，再从呆滞到恼怒，看见他对李真交代了几句，便向我走来。

我自言自语：“这算是狭路相逢，还是心有灵犀？”

周森认真地：“如果是算狭路相逢，我救你。”

“心沁？”孔昊停在了我和周森的桌前。

我抖擞精神，起身笑吟吟地贴近孔昊：“真的是你？我还以为眼花了呢。活动结束了？不是说结束了打给我吗？”

孔昊不理睬我的话中有话，一心扑在周森身上：“这位是？”

“周森。”周森这时才站起身。

“孔昊，心沁的男朋友。”孔昊这会儿倒像以我为荣似的。

“幸会。”周森和孔昊握手，彬彬有礼更像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追问：“活动结束了吗？”

孔昊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临时取消了，和朋友来吃饭，李真，你认识的。”

至此，孔昊不好再让李真独自枯坐了。远远的，我和李真互相微笑致意，做作得就像深宅大院里的正室偏房同时掀开各自的门帘儿，不巧打上了一个照面，不得不扯扯嘴角。而我，算是正室？

我变本加厉：“出来吃饭啊？是她做东吗？不然好贵的，会耽误你买房的进度的，开源节流可是要从点滴抓起。还是说她收集的优惠券比我齐全？搜集的打折信息比我全面？那我可要讨教讨教了。再说了，你三天两头的宴会，肚子里不缺油水的，每次我提议说出来吃饭，你不是都说想吃家里清淡点儿的吗？想吃家的味道。”

我不自知地失控，周森及时救场：“孔先生想买房？看好哪一处了？”

侍应生上菜：“这位是一起的吗？帮您加张椅子？”

孔昊左右为难，艰难地：“两张。”

周森：“那位李小姐，好像并不愿意一起。”

这下好了，孔昊不得不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了。

目送着我的男人，无限近地走向另一个女人，我虚脱似的跌回座位中，乱咬人：“你这是在救我吗？你这是让我把他拱手送人。”

“不然你希望我怎么做？和他换个座位，还是动手不动口，或是遵照他的提议，来个四人晚餐？相信我，旁观者清，我知道怎么做才是对你最好。”

周森夹了一只虾，放在我的盘子里。我嫉妒他的悠然自得，他像是农奴翻身得解放，融入了周围普天同庆的气氛，留下我独自上演苦大仇深。我小人地想：真想这会儿让单喜喜和王墨搂搂抱抱地登场，给他伤口上撒把盐。

周森：“毕心沁，享受美食吧，你越不去注意他们，他们就越会注意你。”

我开了窍：“所以你假装对单喜喜放任？欲擒故纵，俗不可耐。”

“俗的往往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而且那不叫欲擒故纵，叫顺其自然。”

我一口将虾吞下。

我没再看孔昊一眼，却逼着周森去看。周森不堪忍受我频频的催促，只好有条不紊地向我汇报：李小姐正在畅谈，李小姐向孔先生举杯，孔先生好像胃口不佳，李小姐给孔先生夹菜，孔先生正在埋单，等等。

最后，周森说：“毕心沁，他朝我们过来了，需不需要我送你回去？”

不等我回答，孔昊已疾步抵达：“周先生还没吃完？抱歉，我和心沁还有事，就先告辞了。还有，这桌的单我一起埋了。心沁，走。”

我被动地等着周森，至此，他似乎才是我的“自己人”，我必须征求他的意见。周森点点头，算作回答。

他对孔昊礼貌周全：“那位李小姐也跟你们一起吗？或者，我可以送她一程。”

“不用了。心沁。”孔昊拼命催促我，就差提拉我的后脖颈子了。

“今天多谢了。下次我请。”这话，是周森对我说的。

孔昊为李真拦下一辆出租车，说了一句“再见”就为她关上了车门。李真按下车窗，视我为无物：“我再打电话给你。”孔昊顿时无所遁形，面红耳赤。

我被孔昊带上另一辆出租车，他先发制人：“那姓周的是什么人？”

我发泄地：“一个浑身铜臭的小生意人，比不上你和李真二位‘高翻’那么高级。”

孔昊被我一招致命了。

然后，我不敢相信却不得不相信，因为用周森的话说，眼见为实，那一抹藏蓝色实实在在地停在我家楼下，它埋伏在一干车等之中，像是沉睡了千年。周森坐在车上，隐于昏暗处。他先于我和孔昊抵达。我相信他是来救我的，如果我向他求救的话。

孔昊随我下了出租车，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异样。

“你还要上楼吗？”我深感沮丧。房子是孔昊的房子，所以即便我这“房

客”不欢迎他，也必须询问他。

孔昊一把把我抱住：“心沁，原谅我。如果你误会了什么，你原谅我。”

我的视线越过孔昊的肩，和车内的周森视线相交。孔昊的话语变得像缅甸语一样叽里呱啦，在我耳畔过门不入。

我推开孔昊：“今天，你就不要上楼了吧。”

孔昊痛苦地：“心沁，你不要得理不饶人。更何况，你是有多有理？那姓周的，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孔昊的肢体动作越来越暴躁，这令周森几乎真要有所行动了。我迅速地对 他摇了摇头，他这才停止了。

我握住孔昊的手，安抚他：“我们明天再说吧。”

孔昊同样倦极，到底还是拖沓地点了点头。漫漫的六年，我了解他，他只有在愧对我的时候，才会对我百依百顺。他明辨是非，赏罚分明。

孔昊走了。我坐上周森的车：“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在背地里说你是浑身铜臭的小生意人。”

“你真是有眼无珠，恩将仇报。”

我失笑：“你倒是还有几滴墨水。”

周森也笑了：“我一度也是在义务制教育下打好了扎实的基础、削尖了脑袋挤进大学校门的上进青年。你以为二十一世纪的小生意人只会按计算器吗？浑身铜臭倒是实话，我从来没夸口说我做生意是为了做慈善。”

然后，我突然就哭了：“如果你们可以差劲一点，就不会显得我这么差劲了。”

周森仿佛无所不知：“我们谁也不比你优秀。毕心沁，你哭可以，但不可以自轻，不然连我也救不了你。”

自轻？我到底还是落入了孔昊的陷阱。根本不是我一招致了他的命，而是他喂我的慢性毒药量变产生质变发挥了药效。

我的哭势一发不可收拾，嗓音失控地百转千回，五官也随之扭曲。我以为我可以在孔昊爱和轻视的夹缝中生存到百年，因为他的轻视虽然像一只无形的手捂住我的口鼻，可每每我即将窒息的时候，他的爱又像人工呼吸似的从天而降，救我一命。就这样周而复始。可是从今以后，当他那沾过别人的嘴唇再向我俯来，即便是来给我输送氧气，我真怕我会狠狠将他推开。

我就这样哭着，而周森就那样坐着，也不劝我。直到我的手和脸颊全部泪湿，新涌出的眼泪再无处可去，他才轻轻叹了口气，将我揽入怀中。

我像断电似的停止了一切动作。事情脱离了我的预期，也许从一开始就脱了轨，我从那第一眼就不该和他对视，不该和他去迷惑人心的雁栖湖钓鱼，不

该和他共进这晚餐，更不该让他救我。他这样一个凡夫俗子，拿什么救我？是的，早就脱轨了，岂止这一个拥抱。

周森说：“下次我会记得在车上放纸巾的，今天你就将就一下，我这件还满吸水的。”

可惜，光吸水是远远不够的，我的鼻涕还是无处可去。到最后周森身上变得一塌糊涂，一如这一塌糊涂的夜晚。

一个月前，夏至。

我盯着红艳艳的西瓜汁从单喜喜的左右两边嘴角潺潺淌下，认命地从纸巾盒里抽出两张纸巾，奉上。

单喜喜豪放地抹了抹嘴：“毕心沁啊毕心沁，枉你住在这豪宅里，可吃西瓜还得用啃的，真没情趣。”

单喜喜嘴里的这“豪宅”，不过是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罢了。陋室也好，豪宅也罢，这里不是我的，而是我男朋友孔昊的。而单喜喜至今与人合租，任何私人空间无论大小，对她而言，一律“豪宅”。

“非得像王墨似的，给你切好了块儿，插好了牙签，才叫情趣？”

“你有异议？”

“好，今儿晚上我也让孔昊伺候我一盘，光切块儿可不行，干脆要心形的。你问他爱我有多深，西瓜代表他的心。”

单喜喜大笑：“好，拍照发微博！”

单喜喜笑得连后槽牙都暴露无遗了。在她眼里，孔昊和情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收拾西瓜皮，顺便将单喜喜那似羊脂白玉的双脚小心翼翼地搬下茶几。孔昊有洁癖，我住着他的房子，自然有义务帮他捍卫卫生。

再一抬眼，我正好从窗口看见一辆藏蓝色宾利欧陆驶来：“你的周老板到了。”

对周森，我是未见其人，只闻其车的。单喜喜在首次向我口述周森时，开门见山就说：“宾利哎，相当于皮包界的爱马仕，珠宝界的蒂芙尼，手表界的百达翡丽！”

单喜喜补妆的动作教人眼花缭乱：“求你了，叫他周森，老板老板的多见外。”

我麻利地擦着茶几上的西瓜汁：“见外就对了，我可是王墨阵营的。”

王墨是单喜喜的正牌男朋友，这个“正牌”是我封的，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至于单喜喜，一贯是用一号二号这等无情的字眼。

单喜喜郑重其事：“毕心沁，你我从高一开始就棒打不散了，姐妹整整九

年，你无疑是我单喜喜阵营的。”

等单喜喜啪的一声合上了化妆镜，周森也正好按响了门铃。

我在厨房的水池前洗盘子，单喜喜主人似的打开了门。在关掉水龙头的那一瞬间，我又正好捕捉到了单喜喜亲吻周森的声音，夸张的啾的一声。我替王墨暗暗骂了她一句“水性杨花人面兽心玩弄别人感情小心玩火自焚啊你”，然后反复洗着手，死守厨房。

角落堆放着一箱西瓜，圆滚滚的五大颗，是我批发来的。

可单喜喜居然像老鸨招呼员工似的招呼我：“毕心沁，快出来见客啊。”

见客？你干脆让我接客。

我拖沓地走出厨房，垂着眼任凭单喜喜介绍。我看了周森的鞋子，暗哑的黑色，一尘不染，我也看了周森的腿，修长，自在。我的目光到此为止，以此证明我对王墨的死忠。

短暂的沉默之后，我象征性地：“那个……要不要来块儿西瓜？”

单喜喜代言：“不了了，我们还有节目，时间紧迫。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唱会，不不不，是演奏会！”

我管得了眼睛，却管不了耳朵。周森宠溺地：“演唱会？这次有进步。毕心沁，你相信吗？上一次她管‘妈妈咪呀’叫‘我的妈呀’。”

虽然是第一次，但周森将我的名字叫得顺口极了。

好在，单喜喜像没骨头似的，依偎着周森出了门。

我依例走到窗前，无奈单喜喜重色忘友，将和我例行的挥手惜别全然忘到九霄云外，一坐上车便争分夺秒地卖弄风骚。

倒是周森，一抬眼，毫厘不差地对上了我的目光。这样的突如其来，令我不得不看向他了。他有一对精明的眼睛，眼珠那样黑，眼眶肌肉那样发达，像是偶尔一触动，就能拆穿人的面具，让人将真相和盘托出。我真钦佩单喜喜，能在这样一对眼睛前大言不惭。

周森对我轻微地点了点头，示意离开，那种轻微的程度，连单喜喜都没有察觉。我只好还他一个讪讪的假笑。

藏蓝色宾利悠然地启动，旁边一对少男少女对着其中探头探脑。车上的单喜喜一定是露出了那副穷人乍富相，一定的。周森的车窗膜，贴的是极浅的，聊胜于无的车膜，单喜喜曾给我分析过：“好车都贴浅色的膜儿，为的就是让别人瞻仰你的脸。”同理，单喜喜说我那雅力士贴着黢黑黢黑的膜儿，是极其明智的决定。

孔昊回来了。虽然，他平日里和父母同住，但身为这儿的房主，他来，还是应该称之为“回来”。

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三步并两步迎到门口：“单喜喜刚走。”

孔昊额头上密布汗珠，他放下公事包，麻利地脱着衣裤：“哦？我没碰见。”

也对，即便碰见，孔昊碰见的也不过是一辆宾利，而他既然不会对车感兴趣，也就更不好奇车内的人了。我尚未把单喜喜的二号男朋友周森传达给孔昊，因为孔昊骨子里还是质朴少年，他以为爱情天经地义就是一对一的对手戏，我不想玷污他的纯洁，不想让单喜喜精彩的劈腿开了他的眼界。

一瞬间，孔昊就几近赤身裸体，只余下一条内裤了。他抻长了脖子，吻了我一下，就走进了卫生间，随后传出了淋浴的声音。

也怪不得单喜喜说孔昊没情趣。但凡他乘坐了公共交通工具，洗澡会是他回来后铁打不动的第一件事，就算我也千娇百媚地脱个赤条条，他也会一咬牙让我等上一等的。我无数次在他的洁癖前败下阵来。我也曾啪啪地按着计算器向他建议，买辆车吧，索性也买辆丰田，你就说是我介绍你过去的，这样我还能小赚一笔介绍费，肉烂在锅里。可孔昊除了大力弘扬地铁的效率、公交车的经济之外，还说：“开源节流，不然猴年马月才能买下第二套房。”

我正在住的这套，是孔昊享受公务员的福利买下的，从他买下的那天，以及我入住的那天，我们都深信不疑：我毕心沁和他孔昊的爱情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至于第二套房，孔昊是打算买给父母的。他是个孝子。

孔昊洗完了澡，又来吻我，我反倒没什么兴致了，从厨房端出西瓜。

孔昊进食的姿态无与伦比，安静，收敛，迅速，这是他的外交职业素养。我揣着手欣赏美景似的：“你说，把西瓜切成心形的小块儿，用牙签叉着吃，浪不浪漫？”

孔昊：“浪漫？浪费还差不多？切成心形的小块儿？那边角料怎么办？”

孔昊大我整整七岁。在我普考入外语学院的那年，他跟着他的老教授来我们学院演讲。我坐在第一排，好不奋发图强，吸引了他的注意。孔昊给我写下了他的MSN，说以后在学习上有困难，可以随时联络他。

我和孔昊并没有恋爱纪念日之类的日子，我们聊MSN，打电话，吃饭，看电影，旅游，牵手，拥抱，亲吻，上床，一切好似水到渠成，命中注定。

孔昊擦干净了嘴，将一切收拾妥当：“我先走了，今天我舅舅一家从老家过来，我妈让我作陪。”

“带他们去鼓楼那家吧，上次我们去吃的那家，地道的北京风味。”我提议，并吞了口口水。

孔昊敷衍地“嗯嗯”了两声，然后便沉默了。

我坏心眼地由着他沉默，等着下文。

终于，孔昊：“你晚上有什么安排？要不要……一块儿？”

我一笑，斩钉截铁：“不了，我晚上还得加班。”

孔昊也暗暗松下一口气，生怕我反悔似的逃之夭夭了。

算下来，我已有一年半的光景没和孔昊的父母见面了。毕业前，我是一名在校女大学生，跟有才的比，我有貌，跟有貌的比，我有才，一言概之也算是一名“拿得出手”的女朋友。可惜，毕业后的这两年，似乎只有我自认为在“合璧婚庆”如鱼得水，至于孔昊，则送我四个字：不进则退。在我沦为一名“拿不出手”的结婚对象后，似乎暂时也没有了见他父母的必要。

我配合着拙劣的口技，模仿中弹似的倒在床上，一目十行地翻阅了几页孔昊为我订的《财经周刊》，然后就坐到了电脑前，登录MSN。

大好的周末，只有Johnson在线。

Johnson的中文名字叫庄盛，是我在“合璧婚庆”的同事。

“合璧婚庆”是一专门服务跨国婚姻的小公司，小到只有老板老板娘二人、司仪庄盛一人，以及策划兼负责所有英语事宜的我毕心沁一人。孔昊盘古开天第一次对我不怜香惜玉，就是因为“合璧”。他咆哮：“毕心沁，我早有言在先，把心思花在大公司上！说出公司的名字，那得如雷贯耳！你那儿叫什么？什么婚庆？说白了不就是一小作坊？还什么策划？不外乎几句我爱你你爱我，倒个香槟还能倒出什么花样？那几句ladies and gentlemen，非得你一大学生去念不可？”

我来不及说，我向如雷贯耳的五百强投过一共四十六份求职信。我从不怪生不逢时，怪只怪自己无能，但无能归无能，我到底要有一份工作，自食其力。

MSN上，庄盛率先给我发来消息：这个时间上线？

我：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庄盛：周五的晚餐时间。

我：孔昊有家庭聚会。

庄盛毫不犹豫地发来一大段：我的沁，我不会让你白白选择我的。你等着，合璧会壮大的，早晚有一天，孔昊会求着你出席他的家庭聚会，到时候你务必要让他先找你的秘书预约。

我苦口婆心地纠正：拜托，我选择的是合璧，不是你。

夜深。孔昊打来电话，歉意还是有的：“心沁，我过去找你。”

我敲着键盘修改策划案，有一说一：“明天吧，我还在加班。”

孔昊咽了口气，勉强把对“合璧”的不屑咽了回去，可到底还是不甘心：“如今人人都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你英语这个专业都算不上专业了。多学学金融财经方面的知识，哪怕是皮毛也好，有机会，我帮你介绍份体面的工作。”

真讽刺。金融危机一轮接一轮，衣不蔽体了也照样体面。

挂了孔昊的电话，单喜喜的紧随其后：“毕心沁，我不活了！”

我抢白她：“遗产有没有我的份儿？”

来龙去脉并不复杂。单喜喜在欣赏到也不知是长江还是黄河的第几乐章时，大脑失去了意识，而且还打了呼噜。而周森，用手机将她的呼噜声录了个

真切，从此把柄在握。

单喜喜愤愤地：“什么手机中的战斗机，他那是手机中的录音机！”

相较于心形的西瓜，我反倒认为周森的举动更加浪漫别致。我不禁替王墨捏了把汗。

偏巧不巧地，第二天一早，我就被王墨的来电扰了清梦：“毕大美女，早！”

王墨是单喜喜的大学学长，高我们两届，目前在某五百强里任软件工程师。

这几年光景，我和单喜喜好得天天漂着膀子，孔昊和王墨也自然而然相熟了，直到我们毕业后。一次，孔昊当着单喜喜和王墨的面教导我，说：“你看看人王墨，起码掏张名片能掏出手。”王墨登时就噎着了。潜台词：起码？什么叫起码？莫非除了五百强的头衔，我就一无是处了？至于照常大快朵颐的单喜喜，是早就皮了，因为年复一年，她连孔昊的“起码”都没荣获过。我打圆场，在桌子底下掐孔昊：“你先看看你吧，天天翻译别人的话，让你自己说反倒不会说了。”哪知孔昊较真儿：“我哪句说得不对了？王墨他入职两年多了，还是在最底层挣扎，他是该从自身找找原因了啊。”四人约会从此绝后。

我咕哝着：“你也早，拜拜……”

王墨：“慢着！今天，可是我和臭喜四周年的大日子。”

“恭喜。”

“不是恭喜，是我必须给她个惊喜，你帮我出出主意啊。”

我哈欠连天：“拍摄一段你在沙滩上给比基尼美女搽防晒油的视频，手指尖儿无限接近美女的泳裤边缘，发微博。”

目前，王墨正随公司在三亚度假，入职两年多，没升职归没升职，该享受的福利还是享受得到的。

“Come on，我敬仰你是婚礼策划，才找你帮我出谋划策的。再说了，我这会儿人都到了机场了，立马登机返京，我给空姐儿搽防晒油这合适吗？”

我一个鲤鱼打挺。

挂了王墨的电话，立马致电单喜喜：“大事不好了！王墨在办理登机手续了。你别跟我说他周二才回来，因为他就在刚刚亲口跟我说了，今天是你俩四周年，所以他提前回来给你一惊喜。问题是，你现在在和周森晨钓，所以你是有惊无喜对不对？”

电话里传来咣当一声关门声。我不确定单喜喜是将自己关在了自家门内还是门外。

“四周年？今天，今天吗？呀，真的是今天！四年前的今天，丫不过是我一选项，结果好死不死路过一哈根达斯，丫高帅富似的给我买了俩冰淇淋球儿，一

WISH
LOVE
BEAUTIFUL
AS
EVER

个巧克力的，一个芒果的，我当场兵败如山倒。”单喜喜像是悔得肠子都青了，“真是不堪回首，我就值俩冰淇淋球儿？那球儿可还没你A罩杯大呢！”

我也不强求她：“好吧，那祝你C罩杯钓鱼愉快了。”

挂了电话，我开始倒数。果不其然，半分钟不到，单喜喜的大名以及她一张扮清纯装可爱的嘟嘴大头照就开始在我的手机上闪烁。

我接通，单喜喜的声音同样是扮清纯装可爱：“好了，既然不去钓鱼了，那我再睡个回笼觉好了，等王墨登场时，我争取来个热泪盈眶。”

我才深感欣慰，单喜喜的不情之请又紧接而来：“毕心沁，你代表我去钓鱼。”

我讶然：“我？凭什么？”

“就凭你是王墨阵营的，你就太对不起周森了。既然都对不起他的人了，起码要对得起他的好兴致。”

我慈悲心肠：“抱歉，我从不杀生。”

“少不自量力了，凭你，水草你都钓不上来。”

不容我再找其他借口，单喜喜一剂猛药灌来：“雁栖湖，层峦叠嶂，碧波荡漾。毕心沁，你别当我是看不出，你和孔昊的暗战陷入僵持了吧？是时候决一死战了吧？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只当先去散散心好了。”

单喜喜看出来了。她虽大大咧咧，但并非粗枝大叶。

我动摇了：“你认为孔昊会允许我和另一个男人去游山玩水？到时候不等决一死战，我先必死无疑了。”

“清者自清。我都允许了，他就没道理不允许。再不然，你就和他说单喜喜病重，上吐下泻，传你榻前伺候。善意的谎言不算谎言。切记，帮我探探周森的底，千万是至少的，会不会奔亿啊？”单喜喜的狐狸尾巴摇曳生姿。

我还在做着最后的殊死挣扎，却只见那辆藏蓝色宾利欧陆已悠然地驶到了我的窗外。

我侥幸地：“单喜喜，北京人民富裕起来了，满大街都是宾利了。”

单喜喜无情地给了我最后一枪：“是我先斩后奏，哦耶！挂了，免得他打给你打不通。”

然而周森并没有打给我，我看见他下了车，直接抬头向我挥手。再一次被他看见了我伫立在窗边，我大概就像个无所事事的偷窥狂。我硬着头皮打开了窗子。周森坦荡荡地对我笑，露出两排白净的牙齿：“可以出发了吗？我就不上去了。”

三楼的高度让我们的对话并不牵强。

我应该反感周森的，却又不知从何反感。他头上“第三者”的头衔，明明和王墨头上的绿帽子一样无辜。整件事中坏人只有一个，就是将爱洒满人间的